



复兴公园
Fuxing Park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程亮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兴公园 / 程亮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13-2877-1

I. 复… II. 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925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青春文学工作室 主页: qingchun.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7.5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刘轶男
美术编辑: 马寄萍	装帧设计: PIXY

定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阳光是温暖而不会变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这批人（我指在那个“新概念”运动之前成长起来的这批上海小囡，当然现在都不再是孩子了），大家都以“复兴公园”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写一点小东西的话，大概满纸都充斥着个人的回忆吧。

于是我们都来写了。也许你现在依然能读到很多关于那个公园的回忆，关于那一个上海的回忆。但在我看来，这本书里的图片和文字，更多的是描绘着现实，倍加真切的现实。

我们不都生长在复兴公园旁边，其中只有我和 BTR、PIXY 有在那个街区生活的经历，还有 CVC 目前的单位在公园旁边。但毫无疑问，我们中的所有，人，雯俏、许佳、顾湘、毛豆子、3000，都有在那个著名的法式公园流连的童年经历，亲吻过那里的阳光，旋转过那里的电马。而这个公园如今给上海青年更多的印象则是那里车水马龙、彻夜通明的巨大钱柜，讳莫如深的高消费会所，及越来越热闹的主题狂欢和五光十色的声色场。有趣的是，早晨五六点钟，如果你去复兴公园，你会在上海清冷的晨雾中，看到无数老头老太、下岗女工，还有残疾人，提着茶水杯和收音机涌入寂寥无人的公园，围在棵棵合抱的百年梧桐下，练拳、做操、跳舞、下棋打牌、唱沪剧京戏，撒长长的情操……公园的白天是他们的天下，直到日头西落，他们才互别散去，让位给行色匆匆穿园而过的下班族，嬉笑打闹的放学小弟妹。再然后，夜色浓浓席卷上来，便是黑衣亮片的都市夜游人们粉墨登场……

在这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一天天里，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种缩影，看到了一番变迁。老人们渐渐老去，孩子们渐渐长大，只有头顶无边



活动小马，请从后往前快速翻阅

的梧桐树影和公园角落五彩斑驳的木马，是无声而不变的。

至于这本小说集采用这样一种图文并重的形式，也是受启发于我们擅长的 blog (网络日记)。这些文字和图片的作者，都拥有读者甚多的个人 blog，彼此平时也是网际交游、啸聚在复兴公园歌厅餐馆的好朋友。在文字和图片的设计结合上，我们也尝试一点从电影蒙太奇里悟得的小方法，图片说图片的，文字说文字的，看看 A+B 会不会等于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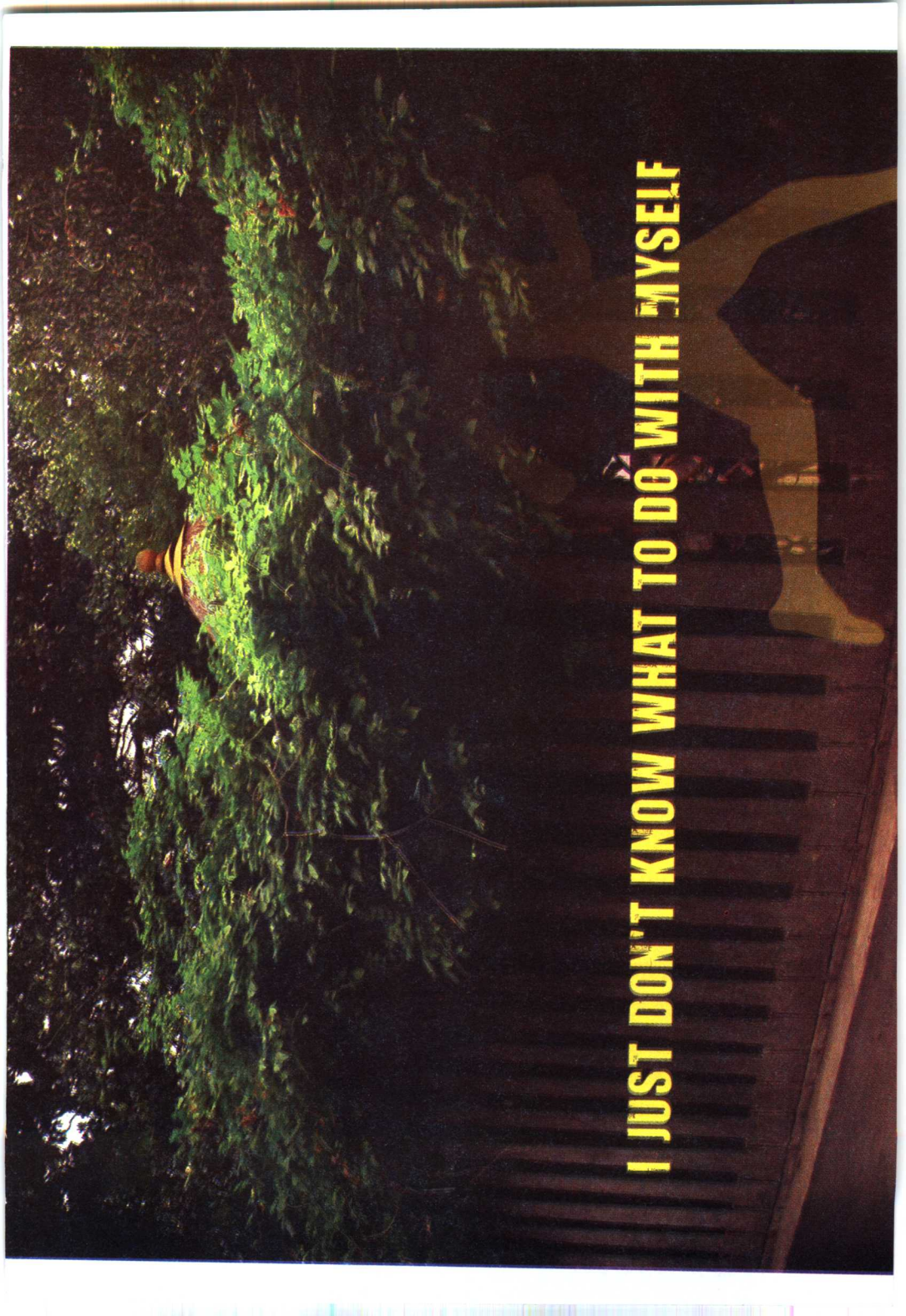
在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倾力帮助，春风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将来我们也许能据此拍出一部好玩好看的小电影来，给曾经熟悉或由此熟悉复兴公园的朋友们，给拥有一样美好回忆的全国各地的同辈人。

那是以后的事了，好在公园的阳光是温暖而不会变的。

程亮

2004 年 11 月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MYSELF



复兴公园

前言：阳光是温暖而不会变的	1
公园病	1
无比厌倦	27
The Sims	81
复兴公园	99
爱尔兰的心跳	125
木马	141
一切内容都关乎爱情	167
夜访三明治	207



殳俏
公园病





Roproo



公园病

公园病于2004年5月2日开始,结束于2004年的6月9日。他是个剧作家,当然,名头好听,工作却未必有趣。他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是年轻,想象力过剩,并且还有着不差的对旧版书的鉴赏能力。我们时而一起工作,要两瓶啤酒坐下来讨论该让那个略略龅牙的女主角在哪一集中投入男人怀抱或者该让那个我们共同看不顺眼的男二号受到点小小的惩罚——“似乎该让他在澡盆中淹死。”他轻描淡写道,引起我的一阵大笑。无论如何,他都是个有趣的工作伙伴,是个对所有的事情都具备良好控制能力的人。但是有一天,我对他说出我的这种想法时,他却微笑着告诉我他有段彻底失控的经历。

“你要问到自控能力这回事,我可以说说。”

“想来是类似强迫症或者间歇性狂想的状态吧。”我半开玩笑道。

“是完完全全的失控,”他低语道,“自控能力这玩意儿,一忽儿是你自己的,一忽儿便被没收了,无所谓你自己愿不愿意交出去,完全是它自己愿不愿意给你的问题。”

第一次公园病发作于2004年5月2日清晨六点,他像往常一样穿过位于自己公寓马路对面的公园,到另一侧的便利店去买东西。他非常正常无误地路过绿茵、喷泉、雕像、有点生锈的隔离栏杆、几个错落开在公园中的最近颇为时髦的酒吧以及一家华丽庞大有如天外飞仙的KTV。这个时候,KTV里前一夜通宵歌唱的客人刚刚揉着惺忪睡眼出店叫车回家补眠,另一方面,晨练的老人们也已经各就各位,每个人都神情冷漠地以一棵树或者一个石凳为中心练习踢腿或推手,衣着华丽但是明显端着隔夜面孔的型男索女和仍然穿着80年代款式运动衣却神采奕奕的上了年纪的小市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乎就是这样每一天都让他觉得有趣。

可是这时公园病忽然发作——虽然此时此刻他还并不知道这是公园病。一阵非同寻常的饥饿感猛然充满了他的胸腔,令他头昏眼花,金星直冒,并且还伴随着阵阵来自脊梁骨的刺痛感。然后他便一头撞在路边的一根路灯灯柱上,只好用手肘力量让自己尽力站直。八米外一个公园保安好奇地看着他,令他觉得自己面子全失,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此等离奇的感觉。凭着一些从普及健康手册上获得的医学常识,他认为这可能是低血糖,会在

清晨空腹时发生。当然，这也一定与自己起床后不吃早饭的恶习息息相关，所以当时也就是支撑了一下就继续向前走了。“要买点东西吃。”这是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跌跌撞撞终于进了那家常去的便利店，他费力地把自己挪到第一排食品架子前面，但满目却都是时下流行的儿童食品，鉴于已经饿得无法再去做别的选择了，他只好饥不择食地胡乱拿下了一些蓝莓奶油泡芙、香辣味速食碎面、薄荷巧克力豆以及洋葱味薯片之类的膨化食品，付账以后也等不及走回家，就这么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开始狼吞虎咽。但是刚刚在匆忙之中忘记了买饮料，所以即使是瞬间填满了胃袋，但那食物的滋味也并不让人得到丝毫的快感，充其量是让那种器官空虚的痛苦得到迅速的缓解罢了。是时已经到了六点三十分，公园里走过三三两两路过此地前去上学的小学生，均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脚下扔了一堆零食袋子，刚刚从晕眩中恢复过来，还在微微喘息的他。

“我觉得好笑，可当时没办法，”他点起一根烟对我说，“竟然一口气吃下如此多的垃圾食品。但那种做得十分漂亮的卡通包装袋扔得满地都是的情形，果然是叫小孩子非常眼红的场景呢。”

果然是这样的，我所认识的他，一直是个对食物相当挑剔的人，吃个平常的晚饭挑选餐馆都要花费好半天，更别提任何咀嚼口味粗糙的零食的习惯了。所以在第一次的症状过去之后，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突发性的低血糖，原因则可能来源于最近的工作过于劳累加上饮食的无规律，所以这事情他全然没有放在心上。第二天一早，他起了个大晚，自认为把睡眠补足到了最佳状态，又喝了一杯热牛奶，这才出门。可是路经公园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忽然袭来，并且这一次比前一天还要尴尬。许是已经喝下一杯牛奶的关系，这次不仅仅是头痛和胃的加速蠕动，他只觉得整个身体都在翻江倒海，于是本能地一步就跨进了身边的小树林，对着一株灌木开始呕吐。而当把那一杯牛奶以及隔天的晚饭全部吐出来之后，又是饿，那种要命的饥饿感，于是他只好照旧拖着快要虚脱的身体走到那个便利店去买东西吃，并且依然只有力气走到第一排食物架子处拿下一堆儿童食物来救急。不过这次他的头脑略略清醒，记得多取了两盒香蕉奶昔作为饮料，付完账之后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将吸管插入，猛吸了两口。而那种令人晕头转向的饥饿感竟然让他在那一瞬间认为这种香蕉奶昔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饮料，并且使他获得少许的力气，多走了几步到公园的树阴下，找了个好一点的位子来完成这又一番的暴饮暴食。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感受，”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我，“说起来可笑得很，我竟然从那种饥不择食的吞咽变成了慢条斯理的享受。我以前从来不会相信那些电视广告上推销的什么蓝莓奶油泡芙会让我提起一点点兴趣，但我



就这样坐在长椅上，专心致志地把那些鬼玩意儿往下咽，配合着那个绝顶救命的香蕉奶昔，忽然就有那么一种感动，让我觉得这其实很美味。”

“可能那些零食是做得不差，是你在这之前一直对它有偏见而已。”我说，“又或者那种饥饿感太强烈，让你觉得什么东西到了嘴里都是至高无上的好味道。”

无论是货真价实的美味还是过度饥渴带来的错觉，那天下午他去看了医生，要求做个全身检查，理由是接连两天突然袭来的莫名饥饿感。可是脉搏、血压、血糖、甘油酸酯无不正常，体腔里也没有无名阴影，颅内更是正常得没话说了，这让他不禁开始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发生疑问。

“低血糖的可能性是仍然存在的，”医生不紧不慢地说，“但原则上来说，只要保证一天三顿饭都吃饱吃好，此种现象就不大可能发生。而且顶多是有时眼前发红发黑，特别是猛地蹲下又猛地起身的情况下，如你所说的那种头晕目眩、饿到前胸贴后背的状态，不太可能对应低血糖这种病。工作压力太大的话就应该休息几天，补充点维生素，多点睡眠，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他都谨遵医嘱，三餐力求完美，起居尽量有规律，并且暂停了手头的好几个剧本，试图让身体迅速地恢复过来。可是奇异的饥饿感的袭击仍每天报到，并且总是在他穿越公园去便利店买东西的那一刻准时发生，之后的剧情则大体相同——他永远必须把胃里已经有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再跑到

便利店，扑到第一排食品架子前寻求解药，最后在公园的长椅上大吃一通便安然无恙，恢复常态。短短的五天内，一天不落地发生了五次这样的状况，其实回头仔细想想，这倒也逐渐成了习惯，并且最难受的一瞬间便是那种饥饿感（或者可以叫做空虚感）来临的一刹那，之后倒也没什么太大的痛苦，甚至在买了儿童食品开吃的时候还是个蛮享受的过程。他安慰自己说，这确实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可至少，它并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

但是有几点，他仍然很细心地注意到了。那就是：

这种突如其来的饥饿感总发生在他路过公园的一瞬间。

这种感觉虽然没有消失的征兆，但它却在慢慢地减弱，确切地说是一天比一天来得不激烈，虽然总还是伴有头晕、呕吐和胃的刺痛感。

他好像逐渐地爱上那些儿童食品了，特别是香蕉奶昔。

之后的两天，他都没有再穿过公园去便利店买东西，症状果然没有发生，他觉得自己大概找到缘由，可以松口气了。但是到了晚上，有种奇怪的不安感又在他心中隐隐出现，因为他忽然觉得那种饥饿感表面上是暂时离开了他，但实际上，它们已经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了更深于他身体的地方，因为，他竟然开始想念那些古里古怪的小零食了！尤其是香蕉奶昔。他觉得自己的脚心在冒冷汗，那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想念，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成年人来说，这实在是比呕吐和胃抽筋更糟糕的事情。但是他的的确确现在就很想要喝到那种冰凉而甜腻的饮料，这几乎是个悖论——如果要喝到香蕉奶昔，就必须穿过公园去那个便利店购买，但那样会呕吐、头晕，种种症状会再度发生，只有靠香蕉奶昔才能解除以上症状；但如果不去的话，他仍然会想喝香蕉奶昔，并且那是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和想念。

5月11日，他再次去看了医生，并且就某个地域的磁场是否能引起某种人体的反常状况询问了医生。医生的回答则是，理论上行得通，但一般来说不可能。因为如果是因为某地域磁场的关系才让他一会儿恶心一会儿头晕的话，那同时间和他处于同一地方的人岂不是都会大吐特吐？但是目前还没听说有这种集体症状的发生。他思考了一下，表示同意，然后便呈现出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似乎思忖了很久，这才慢慢拿出一个香蕉奶昔的包装盒子来，吞吞吐吐地说道：

“这个里面……该不会是有人跟我开玩笑，下了什么药吧？”

医生有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迟疑片刻便让他把盒子留在医院里，化验一下再说。并且在最后颇为奇怪地丢下一句：

“我儿子也喜欢喝这个。”

这让他更加确信，一定是有人跟他恶作剧，故意让他受如此的奇耻大



辱。用儿童食物来愚弄他，显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次日化验结果出来了，除了香精和色素含量过高之外，香蕉奶昔像任何一种儿童饮料一样正常。他又一次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中，并且，公园病的症状从那天起开始加重了。

“从那天起我叫它公园病，”他笑道，“想来想去，医院不能给我一个关乎科学的答复，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语言去命名它，至少说起来顺口一点。因为它总在我路经公园的时候发生，所以这也许是个恰当的名字。但是也是从那天起，它似乎加重了，原来不去公园的时候就不会发病，可现在，所有跟公园有关的事情都会让它发生。”

原来是踏在公园的草地上就会有那种饥饿感产生，现在则是只要远远地看到公园就会有那种感觉，甚至于只要想到公园就会出现那种症状。偏偏他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公园，当初是为了优美景观特意租下这一间，现在则是为了避免公园病要把窗帘整日拉上，但是即使阻挡了视线，也不能克制思维进行某些关乎公园的自然而然的联想。“KTV 公园店的电话么……”“那个公园旁边的四川饭店呀……”“那些个女人成天从公园里出来……”无论何时，一说到“公园”两字，饥饿感就排山倒海而来。

但是，也就像他之前曾经总结过的一样，虽然公园病发病的频率高了，症状却一天天在减轻，先变不可承受的痛苦到可承受的痛苦，继而就成为只是习惯性的呕吐和饥饿，头晕和胃痛的感觉几乎快要彻底消失了。于是他干脆订购了整箱的香蕉奶昔和其他的一些小零食，让便利店送货到家，这样一有不适的感觉就马上从箱子中掏出食物解决，渐渐地，他竟然养成了吃零食的癖好，几乎连烟都很少再抽。

“那段时间我几乎吃遍了所有的儿童零食，有时候在家，我就干脆把窗帘拉开，看着外面的公园，还有公园里胡闹的小孩，一边喝着香蕉奶昔。让满足感渐渐压倒饥饿感的过程，实在是很好。”

他有时候看着香蕉奶昔盒子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并且充盈浓浓水果香味，是小朋友健康成长好伴侣”诸如此类的广告词，忽然一下子会迷惑，究竟是那些饥饿的小孩需要补充营养呢，还是饥饿的自己需要补充儿童时代。公园病的症状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直到6月9日早晨，他再度穿越公园，再没有那种似乎猛然被人打倒的饥饿感。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兴趣从零食又转向了烟、酒以及一切高尚而精致的晚餐。

“后来那些剩下来的儿童食品呢？”

“转送给那些真正饥饿的人了。”

他意味深长地说。

